考信錄

古文尚書辨僞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 前人論尚書真僞

二十五篇之僞非述一人之私言也古人固已有之葢唐儒疑而未言宋儒言而未决至南宋之末趙氏始决言其僞自是以後言者益多但世之學者咸篤志於舉業不深考耳今略載其一二於左

韓子進平淮西碑表云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

之盤庚周之五誥

進學解云周誥殷盤詰曲聱牙

按於夏不稱禹謨而稱禹貢於殷周不稱湯誥武成而反稱盤庚五誥則是其文淺陋乎弱韓子固已疑之但未形於文耳

朱子語錄云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來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又云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按朱子此語則是明以二十五篇爲僞撰矣惜其但與
門人言之未嘗自爲書傳盡廢其僞而獨存其眞也
吳氏曰伏生傳於旣耄之時而安國爲隸古定特定其所可
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
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
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
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
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

又論泰誓云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九峰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

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又跋牧誓篇後云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

按吳蔡兩先生所辨明矣旣以文體不同別之復以義理有乖駁之後學復何疑焉惟口授之說原無其事說已詳前卷眞僞源流通考中

陳直齋書錄解題云南塘書說三卷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眞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

按吳蔡於此皆不能以無疑然終未敢決言其僞豈非久假難歸極重難返雖賢者亦不免游移其閒乎乃趙氏獨直斥爲僞撰非有大過人之識安能如是惜余未得見其書也

近世以來斥其僞者尤多若梅顧朱李諸先生咸有論著惜余學淺居僻未見梅朱二君之書僅於李巨來古文

尚書考中見其一斑也今載顧李兩家之說於左

顧寧人論泰誓云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閒人之僞撰者邪吳氏蔡氏蓋已見及乎此特以註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僞耳

李巨來古文尚書考云古文尚書凡今文所無者如出一手

蓋漢魏人贋作朱子亦嘗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帝王傳授心法而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萬編修云卽此數言可證其贋危微二語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經非尚書語也梅鷟嘗言之矣余覆考之蓋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論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經以爲證則尚書必無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之語何也荀子爲李斯之師其所著書在詩書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詩書並稱詩云書云而此獨稱道經曰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尚書無危微語也楊倞勉强遷就註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從未嘗稱易詩書春秋爲經論語孟子所引亦無經字且孔孟爲儒家而黃老爲道家自戰國至漢無異辭道家之書則曰經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列子冲虛經關尹子文始經皆是道經之非尚書也明矣經解出於戴記未必爲孔子之言

然適篇無經字其經目則漢儒所署耳孝經亦漢人鈔撮聖賢緒言為之不然不應漢以前無一人語及之也至漢武帝始設五經博士蓋漢初尚黃老儒者慕焉因亦效道家者流各尊其所治之書為經自稱曰經師此如龐蘊語錄惟僧人稱之而宋儒弟子之無識者亦錄其師之言名以語錄焉耳其在秦以前未聞稱易詩書春秋為經也知危微之語出於道經而非出於尚書然後知古文尚書之贋較然明白或謂孔壁之書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

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班固漢人其言不可據乎
曰班說是也然司馬遷所引者安國所得於壁中之眞古文
尚書非今所有之古文尚書也秀水朱氏彝尊嘗考之矣史
記中五帝本紀引二典夏本紀引禹貢臯陶謨益稷甘誓殷
本紀引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周本紀引牧誓甫刑魯世
家引金縢無逸費誓燕世家引君奭宋世家引微子洪範皆
今文尚書所有不足爲據其所引爲古文所有而今文所無
者惟殷本紀所引湯誥周本紀所引泰誓二篇而已然其辭

皆與今所傳古文尚書絶不相類蓋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書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尚書也司馬遷親問故於安國而所引之辭絶不類則今之古文尚書復何所恃以取信於天下也哉然則尚書之所謂可信者皆其可疑者也

按百餘年以來讀書有卓識者無過於顧寧人先生所推爲博學者無過於李巨來先生而皆以孔氏經傳爲僞則此二十五篇之非安國古文明矣惟巨來稱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書而特非今書所引之古文尚

書者考之尚有未詳葢安國壁中之古文卽今三十三篇之書與今文篇數同而文字互異前卷固已詳言之矣司馬氏所引班氏所稱皆此也此外十六篇則所謂尚書逸篇者是也但今文亡於永嘉而入遂誤以三十三篇爲今文耳非别有古文而今亡之也故今補而正之

李巨來書古文尚書宪詞後補說

毛西河有古文尚書宪詞以二十五篇爲非僞此書巨未見

來作此辨之深足以糾世人之惑今摘錄之於此然其
中亦尚有未盡未周者故復補其未備附錄於後

余少時讀尚書正義考古文授受引晉書云晉太保鄭沖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考之晉書絕無其語不知正義何所據也按晉書鄭沖本傳止云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而已並未有古文之說又稱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書名曰論語集解奏之魏朝未聞有經學授之何人又沖仕魏至司

空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三司上封壽光侯而阿附司馬昭比炎篡位沖實舉禪策拜太傅進爵爲公覩孔光張禹之罪又有甚焉此豈經術又安用哉況蘇愉臧曹梅賾晉書並無其人惟梁柳附見皇甫謐傳亦止言其作郡並無得古文尚書之事毛西河氏作古文尚書冤詞亦據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傳云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中多載其語則謐傳並無之毛氏乃引晁公武十八家晉書爲辭按唐書藝文志唐初晉書雖有七家御製書出餘

必稱名正義所引未稱某人晉書必御製晉書矣且御製晉書成於貞觀而唐書儒學傳謂尚書正義永徽中于志寧等校正始布天下則正義自當引御製晉書不當他引也毛氏爲古文尚書稱冤大聲疾呼著書立說而所引疏漏與孔氏正義無異安足以傳信後世而箝天下之口也哉

按毛氏以十八家晉書爲解不過强詞奪理而已假使他晉書果有之貞觀晉書必無刪之之理聖經顯晦天下之大事也數百年亡軼之書一旦忽出豈容略而不言修晉

書者與孔氏之書無仇也何爲處處皆削其文況當時方
崇奉此書以爲眞乃無故削其文尤不近於情理然則是
他晉書原無此語故貞觀晉書亦不能鑿空而增此文也
此蓋傳僞書者假設此言以欺當世孔氏道聽塗說而未
及覆核耳不必曲爲之說也毛氏乃欲以想當然之說定
古書之眞僞謬矣巨來此辨深足以正世人之惑故今補
而論之
考晉時著書之富無若皇甫謐者嘗因正義所引牽連緊柳

卽疑古文爲謐所作後得梅鷟尚書考異觀之所見多相合者其序文則直指古文尚書爲謐作以授梁柳其別有所據耶抑亦因謐傳及梁柳而臆揣之耶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古文之作自謐可信十之六七矣

按巨來以二十五篇爲僞是也惟從梅氏以爲皇甫謐作尚恐未然謐所著書雖多荒謬然或采摘太雜及附會以己意則有之矣若公然撰僞經以欺世則謐尚未至是且謐所著帝王世紀湯之後有外丙仲壬兩代與孟子史記

合而僞傳釋伊訓篇云湯崩踰月太甲卽位與謚說正相反其非謚所著明甚梅氏但因僞書僞傳多采世紀之文遂猜度之以爲謚作誤矣故今正之

吾友方靈皋謂漢以來文章具在孰能贋爲之者不知後人特未嘗摹經而自作文字故不相似耳劉原父嘗補作禮經三義雜之戴記有過之無不及況捜集羣書徵引尚書原文特以己意聯屬其閒因稍加補綴何不似之有黎邱鬼雖父不能辨其子優孟爲叔敖衣冠楚王不得不愛也

按謂摹經所以似經固也然特其貌似貌之一二分似耳究之不脫當時風氣試取其書讀之文勢則多雜排偶句法則率經煅煉名言淺語間出錯陳與三十三篇毫不相類一望而知爲晉以後人之筆以之欺世俗之人則有餘以之入知文者之目則固不能掩也猶之乎蘇子瞻市豬於金華中道而逸買豬代之而客猶贊其美使其遇陸鴻漸必不至以江水亦爲潭水也

又按自漢下逮魏晉言古文尚書者衆口如一無可以假

借者故毛方兩家雖極力崇奉僞書而皆毫無證據其失不待言矣惟唐貞觀中所纂晉書內二語頗足惑世然其誤亦顯然易見毛方雖皆未之及然世人讀書粗心浮氣者多恐數百年後復有以此獻疑者故附辨之如左

晉書荀崧傳中記簡省博士事內云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似當晉時已有此僞書者然按傳中所載春秋左傳二家易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各一家加以尚書二家當爲博士十人何以但云九人前後不符其爲誤衍孔氏一

家無疑且考職官志稱晉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江左減爲九人魏既未嘗以孔傳列學官矣晉安得而有之而隋書亦稱齊建武中孔傳始列國學合觀諸書孔氏之文之爲誤衍不待問者益今之晉書乃唐人采七家晉書而纂錄之者鄭氏本傳古文尚書是以舊晉書有古文尚書之文而當唐初人皆指僞孔氏經傳爲古文纂晉書者因悞以所稱古文尚書者爲孔氏僞書遂於鄭氏之外別出孔氏之文以致其數不相合耳且尚書非古文則今文非今

文則古文今乃云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然則鄭氏者今文邪古文邪蓋隋唐閒學者專尚詞賦不甚通於經術而唐初承大亂之後廷臣之有學問者少故不敢定馬鄭之爲古文今文謂爲今文則永嘉之亂今文已亡謂爲古文則又別有五十八篇僞孔氏之經傳與鄭互異故不得已而爲是兩可騎牆之語耳大抵古來自修之史多佳詞臣其修者多不佳自修者必有其所見其平日亦必詳考之否則恐有舛誤貽譏後世故佳者多史記兩漢南北史

等書是也詞臣共修之書則多以官使之未必皆有學術其平日亦未嘗留心於此而又不專其事即有抵牾莫適任咎故佳者少是以伏生之書本屬壁中所藏而隋書稱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杜林本傳孔氏古文尚書而隋書稱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皆習於世俗流傳之語而未嘗取史漢諸書核正其是非耳蓋凡古來詞臣共修之書多不可據如此劉知幾史通言之詳矣隋書晉書皆唐初人所纂復何怪乎荀崧傳中之誤衍此文也

堯典分出舜典考辨

今世所傳尚書首有堯典舜典兩篇堯典自曰若稽古起至帝曰欽哉止舜典自曰若稽古起至陟方乃死止習舉業者幼而讀之以爲古文尚書果如是矣不知此乃唐孔穎達所改之本自隋以前尚書原文本係一篇而無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但學者皆爲舉業計不考之古非惟不知孰爲古文孰爲今文甚至並不知有古文今文之名者況能知舜典之爲後人所分乎

余於唐虞考信錄固已辨之今因詳考古文尚書眞僞復縷陳其本末是非如左

一伏生所傳今文尚書通爲堯典並不別分舜典。今文尚書凡二十八篇（篇目詳見古文尚書源流眞僞考中）首爲堯典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帝曰欽哉即繼以愼徽五典云云至陟方乃死止不惟不分兩篇亦無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則是戰國西漢以來通爲堯典矣

一孔安國所傳古文尚書亦通爲堯典別有舜典篇而非

自堯典分出者。古文尚書於二十八篇外得多十六篇篇目已見古文眞僞考中內有舜典一篇而堯典篇帝曰欽哉之下仍繼以愼徽五典云云至陟方乃死止其十六篇學者罕所誦習馬融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者也其後鄭康成注尚書分盤庚爲三篇分顧命後章爲康王之誥而堯典未嘗分則是東漢魏晉以來亦通爲堯典矣

一東晉以後僞古文尚書出於二十八篇外多禹大謨等二十五篇篇目已見古文眞僞考中分出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四篇

而無舜典或云舜典缺也或云愼徽五典以下當爲舜典自是始有分堯典爲舜典之說然尚未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也

一據正義稱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古文尚書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在愼徽五典之前方興辠以他罪誅死以故其書不行於世或云協于帝下復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正義兩載其說不能詳也

一隋開皇時購求遺書有人稱得方輿之二十八字者因而漸行於世及唐初孔頴達作尚書正義遂定以爲舜典之首冠於愼徽五典之前由是堯典一篇分以爲二唐宋學者不究其始靡然從之然以經文考之乖謬累累顯然可見故歷辨之如左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按堯舜之事既分二典則堯之事皆當載之於堯典中况自師錫帝以後至受終于文祖皆記堯舉舜之事事相承文相貫也若至帝曰欽哉而止非惟其事未畢而其文亦未完何得遽割其下文而屬之舜典致文有首而無尾而堯亦有始而無終天下寧有如是不通之史官乎然則慎徽五典以後仍當爲堯典不得爲舜典明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

德弗嗣

按堯典首有曰若稽古帝堯故其後皆以帝稱堯而不斥言堯今舜典首亦有曰若稽古帝舜則其後文亦當以帝稱舜而不斥言舜今反稱堯爲帝而稱舜以名經傳中有如是之文理耶春秋於諸侯之事皆書某國書其君爲某侯獨於魯則書曰我於魯君則書曰公何者春秋魯史也若晉之乘楚之檮杌則必書晉楚爲我晉楚之君爲公爲王而書魯爲魯魯君爲魯侯明矣豈有

舜典中而以帝稱堯而以舜稱舜者哉然則此爲堯典中語而非舜典之文明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按堯至是始殂落則以前之事皆當屬之堯典且旣名爲舜典篇首又有曰若稽古帝舜之文所謂帝乃殂落者堯乎舜乎史册如此將何以傳信於後世乎此乃君臣大義所關非小小者可比不知向來諸儒何以相沿

而不覺也○前章稱舜以名猶曰堯尚在也今則堯已
殂矣何以猶稱舜而不稱爲帝然則此篇之爲堯典而
非舜典明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
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按此後舜命九官之文皆稱舜爲帝何者堯已殂落稱
帝無所嫌也然命官之首仍稱舜以冠之者何居葢此
篇堯典也故於舜必別白言之然後其文始明故此文

之先冠以舜曰猶堯典首之先冠以曰若稽古帝堯也

有曰若一語則後文之稱帝皆堯矣有舜曰之文則後

文之稱帝皆舜矣古人之文謹嚴如此而後人猶亂之

可傷也夫○前章稱舜猶曰堯崩初也此則堯崩久矣

何以仍冠以舜然則此篇之爲堯典而非舜典明矣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按前章命官之文既稱舜爲帝矣此何以又別白而稱

爲舜堯之徂落稱爲帝何以舜之陟獨稱爲舜也且堯

殂落之後備言百姓四海哀慕之誠舜之功德不亞於堯何以絕無一言及之而但追述其徽庸在位之年意何居焉蓋此篇堯典也舜即位後固當以帝稱之若敘舜之始終則必別白以舜稱之始與文體相稱且堯功德之隆惟在舉舜故於篇終備記舜徽庸在位之年以著舜之終始而後堯之功始全若百姓四海之哀慕舜固當於舜典中言之不必載於堯典也然則此篇之爲堯典而非舜典明矣

然此兩篇之當爲一篇不待細考經文而後知也孟子固言之矣萬章篇云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今此文乃在舜典中然則自戰國以前孔門所傳之尚書固通爲堯典一篇不分舜典矣

卽二十八字之僞亦不必細考經文而後知也梁武帝固已斥之矣武帝云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然則曰若稽古帝

舜以下二十八字必非舜典之文明矣

曰然則何以至隋唐而分爲兩篇而增此二十八字也曰魏晉以後南北分王國尚戰爭士競詩賦罕有以經學爲事者以故僞者得以亂眞至隋天下歸於一始欲振興文教於是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然經學之荒已久朝廷諸臣無復有學識能辨眞僞者是以劉炫僞造古書連山易魯史記等百有餘卷朝廷莫敢以爲僞也遂信之而賞之其後爲人所訟始知其僞然後免

死除名而黜其書而僞古文孝經亦開皇十四年王劭等所傳播當時亦皆以爲眞也逮唐始有覺其僞者事並見前卷尚書眞僞考中是知隋世士大夫妄信僞書乃其常事況此文僅二十八字尤不足爲異矣顯達原無學術故妄取而載之而唐時最重詩賦進士之科輕視明經應明經舉者不過邀功令取科第而已誰復知考其本末者至宋沿習日久益視以爲固然雖大儒亦不復異議遂使聖人之經爲後人所雜亂良可惜也良可歎也

讀僞古文尚書黏簽標記

大名崔邁德皐隨筆

余弟邁著有古文尚書考及訥庵筆談其駁孔氏經傳之僞較顧李兩先生之說尤詳但筆談已摘載於考信錄中而尚書考中所徵之書所持之論則余源流眞僞通考中已悉備之不必複述此外復有於僞尚書各篇中發出字何所本及剿襲而失其意與措語之不當者雖若細碎然皆足資考證不忍盡棄因復附錄於此

大禹謨

舍已從人語自孟子來

帝德廣運語本呂覽

左傳文七年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僖二十四年傳文引夏書曰地平天成

莊八年莊公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襄二十一年臧武仲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哀六年孔子引夏書曰允出茲在茲　襄二十三年孔子引夏書曰念茲在茲

襄二十六年聲子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帝曰來禹章。論語載堯命舜之語而此乃抄襲之卻又分作三處用他語增飾之謂人盡可欺也　論語此數句本係韻語今離而爲三使有韻者無韻

洚水警予語本孟子

左傳襄五年引夏書曰成允成功

周語內史過引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

正月朔旦一節。按舜典云受終於文祖又云舜格於文祖未有言受命者命者生人之事也神宗既爲堯則禹是時安得受命於堯乎

帝初於歷山以下語本孟子而改易之

五子之歌

周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晉語知伯國引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左傳成十六年單子引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左傳哀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

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允征

左傳襄二十一年祁奚引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本周禮天官小宰

左傳昭十七年大史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

馳庶人走

昭二十三年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

必濟

昭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仲虺之誥

惟有惭德語本左傳季札語

左傳昭二十八年晉叔游云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

晉人尚徘偶故二十五篇中多偶語如苗之有莠及不邇聲色德懋懋官等語皆是三十三篇中亦間有偶語要有多少自然氣象即比體亦不若苗之有莠語氣稚弱也

葛伯仇餉一節語本孟子而增減改易之

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

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宣十二年士會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襄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亦四句亡者句在下道作利

湯誥

周語單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邦無從非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未嘗言書也此分作二處用

論語載湯誥一節此則離合增減而用之　簡在帝心承

上帝臣不蔽而言有罪不敢赦言人之有罪湯不敢赦也此作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失其義矣　周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伊訓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語本論語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語本孟子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學禮記語

爾惟德罔小數語節昭烈勿以善小而不爲二句語意此

貪作參差對待語而其實一意乃曰周小日周大遂令下

句不可解

太甲上

顧諟天之明命本大學

昧爽丕顯本左傳讒鼎之銘

坐以待旦用孟子語

子弗狎于弗順本孟子

太甲中

左傳昭十年鄭子皮引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語本孟子

徯我后后來無罰語本孟子　孟子所言本一語而兩地異耳此遂作兩處而不知孟子所引上段固同也

太甲下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語自左傳來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語學中庸

禮記文王世子引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

國以貞

咸有一德

天難諶命靡常上句詩大明篇語下句詩文王篇語

天難諶書君奭篇語

說命上

楚語白公子張謂楚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

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

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

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稟令皆自上而下之詞國語言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言不出命令也此改作臣下罔攸稟令便不通矣

若藥不瞑眩二句又見孟子

無逸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猶言不言則已言必和也此截

去下句而止用其惟不言不知其不成文理也　禮檀弓

子張引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　論語禮記喪服篇

皆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而此則變其語

左傳昭六年叔向引書曰聖作則

倒以形旁求於天下語亦本白公

說命中

左傳襄十一年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

患杜註止上一句爲逸書

定元年士伯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

說命下

入宅於河自河徂亳語本國語白公

爾交修予罔予棄語本國語白公

學記引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又引兌命曰學學半

禮記文王世子引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　學記引兌命同

泰誓上

晉人詩文發端多從遠處說起如此篇惟天地萬物父母等語及仲虺之誥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之類皆迂遠正是晉人氣習試讀甘誓湯誓牧誓有此等語否

數紂之罪皆以後世之事想像彙集而成無論紂之罪不若是之甚而武王亦必不肯作此毫無含蓄之語至以殘害於爾萬姓句尤踈謬凡誓者皆誓已之衆也首呼友邦

冢君御事庶士而誓之則所謂爾萬姓者何人也耶

族人者秦之法三代未有也罪人以族之語謬矣　弗事

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語本牧誓昏棄厥肆祀弗答

犧牲粢盛既於凶盜語本微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

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天佑下民至越厥志語本孟子而有改易

同德度義語本左傳昭二十四年萇宏語

貫盈二字本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語此後世四六剪

綴字句之學也

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本王制天子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之語

鄭語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語亦引之

左傳襄三十一年穆叔引太誓二句同昭元年子羽亦引之

泰誓中

播棄黎老學國語于晉語

謂已有天命本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

厥鑒惟不遠二句本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周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於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

左傳昭二十四年萇宏曰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

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成二年傳文引

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予有亂臣句又本論語

雖有周親二句本論語

天視二句本孟子

百姓有過二句本孟子

我武惟揚五句本孟子

罔或無畏數句本孟子而改易之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此武王伐商告諭商民之語言汝無畏懼乃來安集汝非與汝爲敵也而百姓由是咸悅歡呼稽顙雷動故曰若崩厥角稽首此改無畏曰罔或無畏非敵曰寧執非敵語旣晦澁難解又以爲誓師之語全

失武王伐罪弔民之意而百姓宁又與非敵載斷若崩厥角又以為武王口中語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語更不可解註以為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其頭角此與上下何所干涉孟子所記本明白正大作書者必欲掩其抄取之迹改易不通真令人欲笑欲嘔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語意本漢書引泰誓漢書引泰誓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

泰誓下

剖賢人之心語自史記來

恭行天罰語自牧誓來

獨夫紂本孟子聞誅一夫紂矣

犬馬寇讎孟子為齊宣王言之也後世猶以為譏泰誓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無論文王怙冒西土不至若紂之虐即使若紂之虐而武王亦必不忍為此言姦雄篡竊之輩雖殘忍刻薄而良心未能盡喪亦不能不慚恧於其際況武王以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乃公然告諭其下

與之殄殲乃雠此乃天下之亂首而病狂喪心者之言也

豈可以汙武王哉

左傳襄元年伍員言樹德莫如滋

迺果毅語本左傳

武成

歸馬二句本樂記　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

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此去弗復服乘句不知服牛乘馬

非通用也

左傳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左傳昭七年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肆予東征數句本孟子而改易之

惟爾有神無作神羞語俱自左傳來

受率其旅若林語自詩經來

血流漂杵語本孟子

一戎衣句語自中庸來

大賚何自論語來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自論語所重民食喪祭來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語本魯語仲尼在陳篇

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四句語本魯語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及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語本左傳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語意本論語

以下諸篇並缺

古文尚書辨僞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右尚書辨僞二卷先生晚年作而卓識早定故前著考信錄絕不稱引一語且力駁之自宋元以來論辨尚書者何啻數十家前明梅氏

國朝閻氏洋洋大篇先生皆未之見由今觀之正不啻數百年間人同堂講晰先生識力所至闇與古合更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履和藏先生全書久昔年在都質之尚書山陽汪公公悅之序之既出都又聞有宜興任君泰悅其書作詩嘆賞以爲大讙乃如狂至允

反不平令人一讀一起舞嗟乎是何可多得而　履和

既不能長侍汪公執弟子之儀又不獲一見任君悉

其生平何如爲可惜也僞書二十五篇人人童而習

之昔賢辨論尚未必首肯何況晚出之作衆難羣疑

固然不足怪伏思我

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皆奉

高宗純皇帝欽定刊布海内古文二十五篇之僞

朝廷早有定論非草茅下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故今

刻辨僞一書恭錄提要中論尚書三則另爲一冊以冠簡首俾閱辨僞者先敬觀此三則庶胸中目下如離照當中羣陰閉霽從此縱覽諸家大有破竹之樂矣道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履和謹跋